

湘江头条



徐霞客画像。(资料图片)

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探险家和文学家徐霞客，于明崇祯九年(1636年)农历九月十九日，起步西行，在崇祯十年的二月十一日(1637年)到达湖南衡阳，却突然止步十四天，于三月三日，突然折而向南，绕道永州又向东，经临武、宜章，折而向北，走郴州、耒阳，于四月十六日又回到了衡阳，在他西行的直线上用双足画了个大圆圈。

数百年来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：徐霞客原意是直赴云南大理会见知己何鸣凤，途中何以向南绕出这样一个毫不相干的圈来？

今天，在因徐霞客的壮游而起的中国旅游日刚过去之际，在第三届湖南旅发大会在衡阳筹办之时，我们来解开这个谜。

一

在明崇祯九年(1636年)的农历九月十九日，徐霞客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，也是最为壮丽的远行，目的地是祖国西南，这段旅程后来被称作“万里遐征”。此次旅行的初衷不仅是欣赏大好河山，也为了实现与神交已久的知己何鸣凤的会晤。何鸣凤曾以“死愧王紫芝，生愧徐霞客”的诗句表达对徐霞客的敬仰。尽管两人从未见面，徐霞客被这诗句深深触动，于是决定踏上西南之旅。

此外，徐霞客的西行还有另一个目的。在江阴的迎福寺，徐霞客曾结识僧人静闻。因一个奇遇，静闻决定前往云南的鸡足山供奉自己用鲜血书写的《法华经》。徐霞客被静闻的虔诚所感动，两人成为挚友，决定结伴同行。

崇祯十年(1637年)二月十一日，徐霞客途经衡阳。夜晚，徐霞客一行在湘江的船上休息，当时月色明亮，众人欢愉。然而，江岸上传来的悲泣声打破了宁静，声音如孩童，似妇人，持续了两个小时。船上的同伴们保持沉默，唯恐遭遇诈骗。夜半，慈悲的静闻下船询问哭泣之人是谁。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出现，称自己是宦官门下的人，因遭遇虐待而逃出。静闻好言安慰之后，返回登船。

不久，盗贼突袭，放火挥刀砍杀洗劫。船上的人们赤身逃命，徐霞客在慌乱中丢失了随身物品。一位姓戴的船客同情他，给了他衣物。盗贼敬畏佛门，未伤害静闻。静闻哀求盗贼，保留了一些衣物、被褥和书籍。

这次遇劫后，徐霞客一行连基本温饱都成了问题。正是这次变故，使得徐霞客的后续行程发生了改变。这一段充满危险与恐惧的经历，在《楚游日记》中有详细记录，2044字的篇幅，深刻反映了这次劫难对徐霞客的影响。

郴州之行：徐霞客『万里遐征』中的『意外』

李忠兴

徐霞客只能在衡阳艰难借款。他求助于老乡金祥甫，金祥甫答应在桂王府发起“众筹”。但筹款进展缓慢，金祥甫的承诺多次落空，让徐霞客感到失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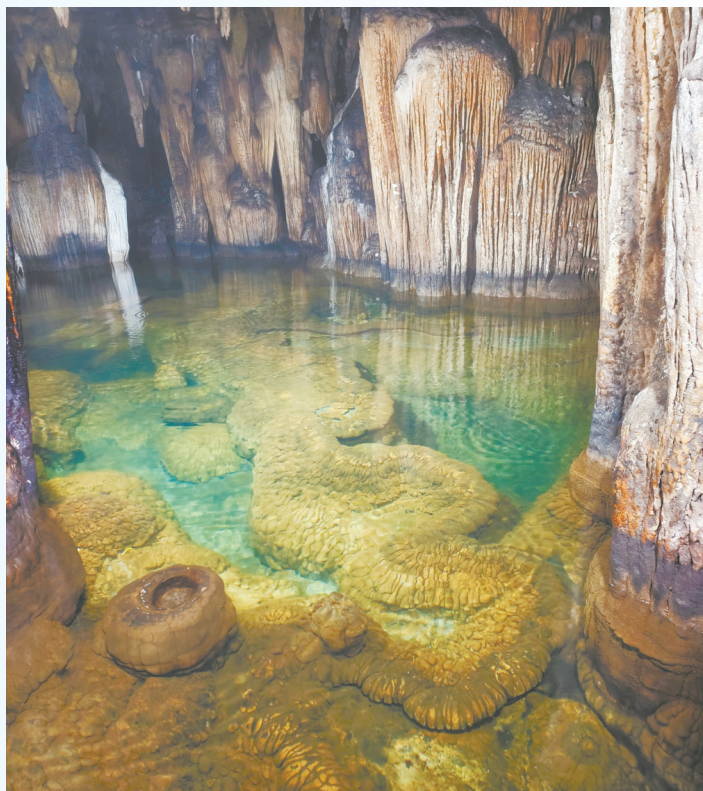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徐霞客遇到了一位雪中送炭的贵人——嘉靖年间《临武县志》主编，官至户、兵二部尚书刘尧诲的养子刘明宇。徐霞客记载：“十九日，访刘明宇，坐其楼头竟日。刘为衡故尚书刘尧诲养子，少负膂力，慷慨好义。”刘明宇籍贯临武刘家村，时年五十六岁。他闻徐霞客遭逢劫难，便誓于神明之前：“财可失，书必复。”彰显其慷慨大气。初次邂逅，刘明宇与徐霞客仿若故友重逢，一整天谈笑风生，彼此敬佩。

三月二日，徐霞客拿到了金祥甫借给他的二十两银子。此时，静闻和尚的筹款计划仍在进行中。自相识起仅两周有余，并不算富裕的刘明宇终于在徐霞客

即将启程赴临武前夕，匆忙送达资助。三月初三，晨光微露，刘明宇不仅赠予徐霞客两千钱，更携带糕点果品，沿河追赶，于南关外上演了一场温情的别离，两人“复订期而别”。刘明宇的资助，不仅物质上帮助了徐霞客，更在精神上给予了他人巨大支持。

四月十六日，徐霞客回到衡州府等待静闻，与刘明宇重逢。四月十九日，静闻又收到金祥甫帮忙在衡阳桂王府“众筹”的十四两银子，徐霞客随即启程西行。

自崇祯十年(1637年)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初三，到四月间的一次重逢，徐霞客与刘明宇累计交往二十一日。徐霞客写下了洋洋洒洒三千八百八十九言，详述了刘明宇全力以赴协助徐霞客追回失窃的珍稀典籍与信函，竭力筹集盘缠的过程，足见刘明宇的诚挚之情深深触动了徐霞客。



临武县花塘乡石门村的石门龙洞。作者供图

二

徐霞客西行朝圣之旅的意外转向，绘就了一条环绕郴州、永州、衡阳的弧线。而临武，恰似此曲线的中心点。为何这位伟大的行者要去临武？层层剖析之下，答案渐渐明朗：徐霞客与刘明宇之间的深情厚谊，是他临武之行的关键。刘明宇不仅对徐霞客慷慨施以援手，更以临武隐秘龙洞的传说点燃了徐霞客心中的探奇之火。这份友谊与对神秘风景的向往，促使他西行之路暂歇期间，转而踏上向南的探寻之旅，沿途的郴州等地也因此成为了旅途的自然延伸。

明嘉靖《临武县志》云：“龙洞：在县北二十里，石潭中有石龙，约一丈余，鳞爪俱备，唯首潜潭水中；洞势深黑一里许，以火烛之则可入；洞口时有烟雾结聚，盖龙气也，为临武八景之一，曰‘龙洞烟云’。”《楚游日记》中，徐霞客记录：“问

知由垫江而东北十里，有龙洞甚奇，余所慕而至者，而不意即在此也。”这段文字表明，他之所以来到临武，正是出于对龙洞的向往，而这一向往显然源于他人之口，就是他在衡阳时听闻的关于龙洞的盛名。进一步地，我们遍寻《徐霞客游记》全文，发现“余所慕而至”或“慕而至”“所慕而至”这一类似表述仅出现于此一处。在信息不通畅的古代，这一独特的发现几乎无需多言，便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：是《临武县志》的总编纂刘尧海的养子刘明宇，向徐霞客介绍了这一神秘迷人景观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断言，正是对临武龙洞的向往，驱使着徐霞客踏上了湘南的探索之旅。

徐霞客游临武龙洞，生动记载了洞中石柱、石龙、龙珠、龙盘等奇景：“洞门东南向，一人即见百柱干门，悬列其中，俯注而下，则洞之外层也。从其左而上，穿列柱而入，众柱分列，复回环成洞，玲珑宛转，如曲房邃阁，列户分窗，无不透明聚隙，八窗掩映。从来所历诸洞，有此屈折者，无此明爽，有此宏丽者，无此玲珑，即此已足压倒众奇矣。”徐霞客把临武龙洞赞为“足压倒众奇”，叹为“异境”，在游记中评赞为他所见过品第最高的溶洞。

徐霞客的临武之旅，实为与刘明宇缘分的产物，它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探险，更是心灵与友情的双重旅行。这一系列事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徐霞客个人情感世界的理解，也为湘南山水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，展现着人与人、人与地之间不解的情缘。



徐霞客西行路线图。(资料图片)

文脉绵延资江畔

张强勇

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



简介

资江书院位于湖南新化，始建于宋绍圣元年(1094年)，历代屡有兴废。清康熙四年(1665年)知县于肖龙建于城隍庙左(原县政府所在地)，实为兴学，清嘉道间多有修葺。革命志士陈天华、曾继梧、游范程等皆受业其中，为佼佼者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改为小学堂。旧址今为县城关第三小学。

资江书院位于新化县城资江畔，是一座近千年的书院，旧址已然倾圮毁坏不存。在新化古城修复旧貌之际，梅山文化人在临资江的向东街重建资江书院。在不远的将来，簇然一新的资江书院将重现在世人面前。

晨曦初晓，霞光洒向千年古城。向东老街之隅，一座新的资江书院破土动工，修复着梅山人的精神家园。资江书院，这座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书院，曾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与乡愁。

资江书院绵延千年，历代屡有兴建，数易其址，称谓亦有变更。早在宋绍圣元年(1094年)，新化乡贤为纪念周敦颐，在县城西街祭祀濂溪先生神位的地方建立濂溪书院。明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知县余杰又在县城南门外崇阳观择址新建，将濂溪书院更名为文昌书院，使书院略有规模，恢复了往日旧观；清康熙四年(1665年)，知县于肖龙在城隍庙左扩建，重修书院，更名为梅溪书院；乾隆十七年(1752年)，训导戴高扩大校舍，添建考棚56间，平时做书院，考期做考场。乾隆四十年(1775年)，知县黄九叙将书院移至考棚左侧，更名为正谊书院。嘉道年间，书院屡有修葺，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迁建康熙寺，正式定名为资江书院。

州县地方官员创办书院的动机，多数是为了履行为官的职责和义务。他们为官一任，施政一方，常常是下车伊始，先拜孔圣人，再考察学校、书院，见到书院倾圮毁坏，便捐俸修建。因此，资江书院文脉绵延930年。

从古城建筑与地貌图探知，资江书院择址在县城资水回旋之处，与新化北塔毗邻，与河东的回龙庵相倚，极揽山川形胜。资江滩势斜徐，群山轩豁，清流绿树，宛如图画。流经新化县城时，它令人费解地突然安静下来。澄静、清澈的江水如一匹白练，静静地环绕着县城，自南而西，缓缓回旋，流成“新化八景”之一的“资江带水”。明朝嘉靖年间，知县胡有恒前往书院考察，写下了两句优美的诗：溪烟浅渡锦纹薄，江月深涵练影闲。

当时的资江书院是四合院砖木回廊结构，有门屏、墙垣、房舍等，占地近2000平方米。书院坐北朝南，为楼阁式二层六角，翘角，上有风铃，攒尖，置彩色瓷宝顶。宝顶上的尖顶笔尖，而笔是古代读书人的吉祥物，应为这座城市的读书人带来好运气。书院主厅为大成殿，居中是“天地国亲师位”与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”的牌位，两庑配享“先哲”。书院设东西两斋，各有斋舍五百余间，每舍住一人，最多二人。是时，院舍宏敞，增添经费，扩大学额，极一时之盛。

资江书院为民间乡贤筹资而建，有良田千亩以供书院。书院有束脩(学俸)、膏火(生活津贴)、祭祀、修整等支出，无官费来源，全靠地租及乡绅自筹。

书院常年在院生童达1000余人。地方贤达之士以山长、主讲的身份承担着教学的使命，他们还采用个别钻研、相互问答、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，研习儒家经籍，兼学农田、水利、兵赋、武术、刑律、礼乐。

二

在“旧不与中国通”的梅山腹地，建起一座书院，当与一位“学霸+考霸”有关。

宋熙宁五年(1072年)，章惇经略梅山，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，最终梅山峒蛮首领“相继纳土，愿为王民”。

章惇是宋嘉祐二年(1057年)进士，这一榜后来被读书人认为是光耀千古的“龙虎榜”，同榜的还有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张载、程颢、曾布、吕惠卿等，而状元章衡是章惇的侄子。章惇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，竟然不揭进士之榜。



陈天华与《警世钟》。(资料图片)

两年后，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，又考中了。

“新开之王化”的新化原本儒学不兴。也许是章惇开梅山留下了读书的基因，宋宣和元年(1119年)，离濂溪书院的建立不到25年，陈贇中文举第一名；绍兴三年(1133年)，刘允迪高中进士，堪称“破天荒”。俗话说，“百年树人”，在古梅山蛮荒之地，短短几十年却有如此成绩，的确不可思议。

书院的山长皆为淹博能文之士，书院设山长或主讲一人，综合管理书院要务，由地方官在境内探访“经明行修”的举人而择优聘请。书院千年，薪火相传，在两宋蓬勃发展，经历明清，数任山长因极少文字记载，很少为后人了解，或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，而见于志乘者少。

清代山长曾宜甫，坚守孝悌礼乐，学问以理学为宗，是出了名的孝子，因为要侍奉母亲，不肯北上参加会试，也不肯到他乡教导学生，就在资江书院担任山长。主讲以孝、以理为宗，留心经济，言必躬行，对学生和乡人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自从曾先生任山长并亲自主讲教学后，学生源源增加，原来的地方已经坐不下了，只好迁到县东的承照寺，又出巨资扩建书院，因临资江改名资江书院。并撰《重建书院记》，“讲堂斋庖，高朗宏敞”。他教的学生，中举的有5个，登拔举科3人，考中秀才的一百多个，是当时新化名师，在县城和族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

山长谢玉芝，清末举人。热心宋儒学说，全部心血用在发展地方教育上，先后在武冈观澜书院、东安紫溪书院、邵阳图南书院以及新化资江书院任过山长。后在新化县立中学当了37年校长，终生为教。其小女儿谢冰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传奇的文坛巨匠，被称赞为“文坛巨将”，是中国现代军事意义上的第一女兵，她的《从军日记》，激励国人为民族独立前赴后继。

被梁启超誉为“湘学复兴导师”的邓显鹤，年轻时亦受业于资江书院，是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湖南诗人、学者与文献学家，被称为“楚南文献第一人”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，邓显鹤出任宝庆濂溪书院山长，是宝庆濂溪书院历任山长中成就最著者。

三

清末，面对汹涌而至的革命浪潮，习文尚武的梅山先人觉醒了，把办书院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1898年，资江学院的主事者率先将资江学院改名为资江实学堂，第一批招收50余人。新化成了省会长沙之外最早创办新学堂的地方。资江书院及承其余绪的新化实学堂是近代新化造就人才的摇篮，陈润霖、杨源浚、陈天华、罗元鲲、曾继梧、游范程等皆受业于此。

雪峰山、大熊山猿猴起伏，独特的地域孕育出梅山人勇毅血性的特质。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就超过30人，他们不怕死、不怕杀头，敢为天下先，体现了梅山儿女对祖国的忠诚、对家国的热爱。

陈天华1896年入资江书院，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，先后撰写了《警世钟》《猛回头》《狮子吼》等著作。1905年12月，留学日本的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《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》，在东京蹈海自杀，年仅30岁。1917年9月，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，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难酬蹈海亦英雄”的诗句，热情地歌颂了陈天华这位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革命先烈。

陈润霖，少年时入资江学院求学，后入长沙求实学院，与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相识，学成回国。1906年，年仅28岁的陈润霖在长沙创立楚怡小学校，后于1914年创办楚怡工业学校，开湖南省私立工业学校的先河。陈润霖一心办学，以教育救国为志，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与“拓荒牛”。在回桑梓复办新化楚怡学校的途中，他不幸病故，以身殉校。

书院，总带着对家国的依恋与热爱，在岁月中逐光而行。而文化的张力，总能在传承者的身上烙刻下深深的印记。翻查史卷，踏访书院旧址，我们总被感动——因为每一位传播文明思想的人，每一位为修复书院奔走呐喊的人，他们是文化的守望者，更是文脉的续航人。



资江书院重修效果图。作者供图

文化活在山水间

张新文

文化与旅游是天然的孪生兄弟或姊妹，旅游是灵，文化是魂。离开旅游的文化，没有血肉；离开文化的旅游，没有脊梁。



潮头

作为传承文化核心形式之一的文学作品，更是在几乎所有的旅游中大放异彩。《岳阳楼记》之于岳

阳楼，《登高》之于泰山，《枫桥夜泊》之于姑苏寺……可见一篇经典的文章足以成就一处巅峰的景观。“高端”旅游，品文品史。没有优质的文化尤其是亮眼的文学推介，即便物质先进、豪华，也很难做大做强。

千年古都西安，名胜古迹数不胜数，前些年却一直不温不火，直到大唐不夜城的出现，将所有历史文化符号集聚、井喷出来，才一下子火爆。火爆是表象，文化追忆与向往才是内核。“旅游”二字，其实要先分后合，才能真正知其风貌，识其精髓。旅，是来，是往，是彼此及彼的空间移动；游，是玩，是要，是由

形到神的心灵体验。无论游还是游，都是个性化、具象化与扁平化的。合二为一，才开创了一个领域。《徐霞客游记》深刻地诠释了旅游的空间架构与文化内核。旧时文人借助山水抒怀，本质上和如今的自驾游差不多。而明末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细心观察与辛勤记录，“不小心”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巅峰的旅游作品。他本人也就成为星光闪耀独树一帜的文化名人，成为古今未来舍我其谁的“旅游大咖”。

旅游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。“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龙。”文学，一旦融入山水，霎那间就天香国色，让你怦然心动。很多地方，不是缺风景，而是缺文化，没有文化的风景势必浅薄，沾染了才情、承载了故事的山水才能真正“颠倒众生”。

像戴望舒在《雨巷》里温婉地述说：“丁香一样的颜色，丁香一样的芬芳，丁香一样的忧伤……”读者们恍惚看到，从一条古旧的小巷，远远的，一个结着丁香愁怨的姑娘，撑着一把古朴的油纸伞，朝着你走来。这，是一场梦里的偶遇。江南水乡、古典小巷、青石板路……这样的旅游，这样的场景还原，哪里还需要花里胡哨的广告词，哪里还需要自我吹嘘为温柔乡？

“湿透众生”，我杜撰了这个词，为天下活在山水里的文化。